

孫子釋證

解梁劉文扈

九變篇第八

此篇論應變之極也

用兵之道應變亟難前篇所言治變之法
尙未盡應付之能事故此以變名篇而專
論之進退取舍應變於用兵也深思密慮
應變於利害也屈之趨之應變於諸侯也
有待無恃應變於攻守也勿必勿固應變

於磴執也語入精微發人深省遂覺舉軍事之中無一非變即軍事之外亦無不連類以極其變必待變有術始應變無窮孫子其猶龍乎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佯北

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

窮寇勿追

坊本凡用兵之法下有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

勿留圍地

則謀死地則戰七句趙虛舟以爲將

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兩句已見於軍爭篇此當

是行文其把地勿舍衢地合交二句及圍地則

謀死地則戰二句張賁以爲九地篇中語錯簡

在此而軍爭篇中之高陵勿向以下八句實是此篇之文而又錯簡在彼者也此篇凡用兵之法句下直接高陵勿向八句而殿以絕地勿留一句共爲九變云云文義爲長從之絕地勿留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此節論用兵之變也

高陵勿向者敵憑高險仰攻則害致之平

地可擊也虎鈴經曰不仰高隴西太守

於山上援謂其部曰但據便地奪其水草

不必攻也羌困下山潰因破之晉孝武

帝時燕王慕容容垂遣驃騎大將軍慕容農

擊翟釗大破之釗登白鹿山憑險自守燕

兵不得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

引兵還留騎候之釗果下山農還兵掩擊

盡獲其眾釗背邱勿逆者敵背邱陵迎就

單騎奔長子郭子儀討安慶緒

則敗誘之離險而取也慶緒使嚴莊張通

儒等以拒官軍至曲沃子儀遣回統將軍

鼻施吐撥裝羅等引軍傍南山搜伏因駐

嶺北子儀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

儀與之戰偽退賊逐之下山回統自南山

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

統至矣遂潰侯景叛歸梁背山立柵慕

七

容紹宗討之語諸將曰我當佯退誘
梁人使前汝等可擊其背遂敗侯景佯北

勿從者未見敗形遽自退走謀以邀我不

可追也吳子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其

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

而不一此其敗者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

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

劉備攻魏一朝燒屯去夏侯惇遣諸將追

之李典曰備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銳

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遂中伏敗歸隨

卒勿攻者避堅擊脆也左傳楚子伐隨隨

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

必敗偏敗眾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

也不從隨餌兵勿食者貪利為陷也三略

餌之下必有懸魚。桓溫伐燕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陳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眾歸師勿遏者人盡懷歸故能死鬪不可遏截宜躡其後也。曹圍張繡於穰會間袁紹襲許解穰圍而還張繡帥眾追之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眾守險以絕操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眾破繡必矣及到安眾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悉過輜重設奇兵表繡謂操爲走也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擊大破之他日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是以知勝。宋太宗命副將范廷召討李繼遷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虜銳甚超持重

不進其子德用爲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
虜遂卻德用曰歸師遇險而亂乃領兵先
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
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遂潰圍師必闕
者圍師勿周敵自退走走則心搖擊之易

潰也

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
示生路也又曰以眾合寡則達裹而

闕之

蕭何滅宮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

拔士卒疾癘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

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以示之

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官從之遂拔原

武朱雋討黃巾賊韓忠於宛忠乞降雋

不納攻又不克雋登山望之曰吾知之矣

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

不得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

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

因破之

高歡起兵河北爾朱兆以兵二

孫子釋證

十萬圍之於南陵山時歡馬僅二千步軍
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歡乃令其下曰
將牛驢連繫自塞闕處以示必死於窮寇
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爾朱兆窮寇
勿追者迫擊困寇必還致死也司馬法曰
縱接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淮
南子曰鳥窮則噉獸窮則狝趙充國曰
窮寇不可追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
死袁紹襲許曹操解穰圍而還張繡追
之賈詡曰不可追也追而敗繡不聽大敗
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
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
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促追之繡素信詡言
遂收散卒更追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
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
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
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

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
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
服乃絕地勿留者越境謀人速進勿遲也
吳漢與劉尚討公孫述兵敗入壁述使大司徒謝豐圍之漢謂諸將曰吾與諸公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境今受圍欲潛師就尚若能同心一力成敗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迎戰大破之斬謝豐齊刺史司馬難消請降於周周遣楊忠奚武率騎五千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迎之前後三遣使報難消皆不報去虎牢三十里奚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

四面峭絕但聞擊柝聲武懼忠勒餘騎不
動候門開而入武不欲保城乃以難消及
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至洛南皆解
鞍而卧齊將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
飽食今在絕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
既而齊師佯若渡水忠將擊之齊兵不敢
逼遂引此九變也途有所不由者無問險
而還

易詳審所宜不漫從也

馬援耿舒討武陵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
道則路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
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搯其咽喉則賊自
破以事上之光武帝從援策乃進兵壺頭
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卒
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侯書
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
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

進大眾怫鬱行軍有所不擊者取則可縷
死誠可痛惜

攻則非時不遽擊也晉武帝討慕容超超

孫五廩曰晉師精果利在速戰初鋒勇銳

不可擊也慕容德既敗魏軍復欲攻之

韓諱謂德曰今魏有不可擊者四魏垂軍

遠入利在速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敵

其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陳必城

固三不可擊也彼眾我寡四不可擊也

有所不攻者拔之無利委之無害不須攻

也李愬伐蔡州或勸取吳房愬曰不可吳

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

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軍至郢城欲

攻之功曹臧寅曰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

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

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

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眾潰走入林。自縊。隋遣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李淵。淵圍之，未下。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順之民，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眾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地有所不爭者，得失非要，不必爭也。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

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
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
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
內有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
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
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
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君命有所不受
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

者見利而行不待命也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

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

晉文帝時張掖張進叛雍涼諸豪皆

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

當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受詔

不得西度蘇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

羌豪帥謀曰今賊雖威然皆新合或有脅

從未必同心因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

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倍

氣之勢帥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斬進以徇其黨皆散此

五利也必通應變之術而後可言也故將

通九變則知用兵矣用兵不知九變之利

雖知地形無以得地利治兵不知九變之

術雖知五利無以盡士力應變之義大矣

哉所以爲兵家要術也吳主使中郎將孫

布遣人告凌曰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

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識邪

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尙論欲

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
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
宜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
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
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
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
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此節論應利害之變也

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者利害兼權無所
偏蔽利中見害則避之害中見利則取也
荀子曰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 文子曰
利與害同鄰 杜預上表請伐吳旬月未

報預復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
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
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之利十
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
臣言破敗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
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秋
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
而生計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
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
之計或無所及矣帝乃許之 雜於利而
務可信者事雖有害而能於害中變利則

害可除而利可伸也

晉安帝時燕王慕容

寶攻魏營於淖池水
北以邀之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
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爲
之援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
魏主拓跋珪驚起棄營跣足走燕軍至其

帳下得珪衣鞞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
斫射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曰此易破也遂
擊鼓收眾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
佈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魏兵
隨而擊之燕軍奪氣死者相枕晉河間
王容遣張方討長沙王惠帝令左將軍皇
甫商拒之方敗多勸方遁方曰兵之利鈍
是常事貴因敗而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
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前進逼洛陽
城商既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出戰
敗歸雜於害而患可解者事雖有利而能於
利中防害則利可伸而害可除也劉晔曰
就利而避害莫知緣害而見利皆識愛得
而憎失莫知由失而致得有知利之爲害
害之爲利得之爲失失之爲得則可與談
利害矣叔苴子曰小利能掩大害故知

避者寡小害能隱大利故知趨者稀
吳主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
求夷洲賣洲欲俘其民而益眾陸遜全琮
皆諫曰桓王創業兵不一旅今江東見眾
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人風波
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損欲
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
之不足虧眾吳主不聽軍行經歲士卒疾
疫死者什八九
溫直坐無功誅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

以利

此節論應諸侯之變也

屈諸侯以害者害之以形使屈服也
管子曰所

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
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晉成帝時後
趙石勒遣荊州監軍郭敬寇襄陽中郎將
周撫屯襄陽勒以書救敬退屯樊城使之
偃藏旗幟寂若無人曰彼若使人觀察則
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
至相策不復得走也敬使人浴馬于津周
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以告周撫撫以
爲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入役諸侯以業
襄陽中州流民悉降於趙

者煩之以事使罷勞也

左傳楚子重子反因夏姬殺巫臣之

族巫臣在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憚
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
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教吳戰陳教
吳叛楚吳遂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
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
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

盡取趨諸侯以利者誘之以利使趨就也

張儀說楚懷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於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此節論應變於攻守也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者來否任敵恃吾有不可勝之術待彼可勝而後攻此

善攻也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帥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丁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將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鏡著胄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無恃其不攻恃據等至魏軍遂大潰走

吾有所不可攻也者攻否在彼恃吾有不
可攻之形使敵莫知而爲攻此善守也紹

在黎陽將南渡時程昱有七百兵守郵城
曹操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
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
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
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曹
操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曹操謂賈詡
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秦苻堅時王猛
攻燕燕主暉命太傅上庸王評將兵三十
萬以拒秦問羣臣曰秦兵眾寡何如今大
軍既出秦能戰乎梁琛與樂嵩對曰勝敗
在謀不在眾寡秦遠來爲寇安肯不戰且
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
暉不悅

遂敗

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
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

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此節論應變於硜執也

必死可殺者恃勇寡謀輕生死鬪可誘而

殺也司馬法曰上死不勝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

日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

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而不知利未

可將也李光弼屯河陽史思明遣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駕

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

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

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

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

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首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漫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問曰賊識我白孝德乎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還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携之以歸賊眾必生可虜者保生過密臨敵顧慮可大駭必生可虜者保生過密臨敵顧慮可脅而虜也陰符經曰生者死之根又曰無死無不死司馬法曰上生多疑漢順帝命征西將軍馬賢討西羌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

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
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
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
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
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
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
之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
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糶兒子侍妾事與
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
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
叛之變也書上帝不從賢軍敗賢及二子
皆沒宋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裨將馬
希仲攻熙州希仲素妄庸得檄即氣索不
得已進營熙州城外數十里熙州父老聞
官軍來有欲率眾歸附者金將宣言曰北
軍今日至當共劫營希仲聞之昏時拔塞
遁去希仲還玠速可侮者剛復福急輕躁

易怒可激而取也

虎鈴經曰剛愎自用者可擊也

鮮卑寇魚陽

漢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遂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與顯俱沒於陳姚襄攻黃落苻生遣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廉潔可辱者徇名怒出戰黃眉等斬之

自飾不任屈抑可辱而致也

虎鈴經曰廉

辱也
宋文帝時魏監軍侍御史安顛擒夏主赫連昌奚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將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赫連定於平涼部將娥清欲循水而往

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夏軍將遣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曰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等被擒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將圍宋子文舉子玉治兵於蔿蔿賈不賀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兵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宋人告急于晉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楚子怒少與之師遂敗於城濮愛民可煩者煦煦之仁每事姑息可煩而困也

虎鈴經曰親愛人者可侮也劉備伐

蜀鄭度說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

不滿萬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

計莫如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

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

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

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

自走走而擊之則必擒耳先主聞而惡之
以問法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
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
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遂
請以見將貴權變經執則危也六韜曰將
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
而好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
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詐
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
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
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

孫子釋證卷八終

孫子釋證

行軍篇第九

解梁劉文臣

此篇論行軍之計畫也

山澤水陸不一其形處軍相敵因異其道
同乎險地時用之以制勝時履之而如夷
時去之而勿近固非膠執者所能通其妙
尤非粗浮者所能察諸微也一飛鳥耳而
低昂翔集殊焉一塵氛耳而高卑廣銳判

焉以見不忽於細微者方能明乎遠大能
 知其變通者始可語於計畫此孫子所以
 繼九變而作行軍篇也結以冷以文齊
 之以武為行軍之根本有勝無敗可以知

矣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降
一本作隆按絕山依谷視生處高二句為處軍
 山谷之法此一句為山戰之術通典御覽作降
 義長從之無登此處山之軍也

此節論處山谷之法也

處軍者處置軍隊也兵法百言曰凡住軍必後高前下向陽背

陰養生處實水火不慮運接不阻進可以

戰退可以守草澤流泉通達樵牧此可住

之地也然物數不全方域各異故暫止惟

擇軍宜久拒必任地勢凡不可住者十有

餘障塞恐潛襲水衝恐漲決無水恐渴飲

死水恐痿氣水源在敵恐流毒沙堤恐水

潰地淖恐傾圮漫城恐敵四來通衢恐敵

夾至無出路恐難進戰無退步恐難委脫

無雜路恐難運接難偵望出奇孤峯絕谷

恐敵因阨四聳恐敵環促重巒疊溪恐難

上下往返枯木乾草恐有焚燬無蔬草恐

士馬乏食卑濕恐生疾病四虛恐多驚擾

山高勢下土平不實恐有蛟龍邃而中空

新舊土錯急以物概恐有伏雷地軍也又

曰軍無定居亦無定去但相機宜春宜草

木枯燥則移伏於林翳風甚則移有便則

投可虞則移有利則止無獲則移敵脆則
止敵堅則移此強彼弱則移此緩彼急則
移梁敬帝時齊遣兵據姑孰以應徐嗣
徽梁使陳霸先立柵於冶城齊又遣劉士
榮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糧米馬匹入石頭
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若分兵先據三吳
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
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
絕彼之糧運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
從之使侯安都夜襲胡墅燒齊船千餘艘
將軍周鐵虎斷齊糧運擒其將張領州仍
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
嗣徽等遂大敗爭舟相敵者相度敵情也
相擠溺水者以千數相敵者相度敵情也
吳子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唐至德二年廣平王倣攻賊於長安賊大
潰餘眾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
言於倣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

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俛曰將軍戰已罷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安慶緒之驍將驟勝而敗乃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眾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尙神速何明旦也俛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守忠歸仁等皆已遁矣絕山依谷者跨山行軍附谷止

舍憑險取便也

吳子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公孫述遣田戎任滿

程況等曰漢兵且至公等可將萬人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橫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視生處高者居陽視遠臨高

勢固因利就形也

六韜曰處微者所以警守也光武帝遣耿弇

討張步步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

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
巨壘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
邑至日果自將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
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
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即分兵三千人守巨
壘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
邑首以示城中戰降無登者戰宜乘下不
費敢悉眾而亡戰降無登者戰宜乘下不
利仰高逆順勢異也心善曰山陸之戰不
升其高趙遙討賊
卜漏軍至輪縛大圍其山崛起數百仞周
四十餘里賊卜漏居之自上施矢石直擊
官軍中者即齎粉將士相顧無計遙乃從
服乘高視形勢見山隈崖壁光陡絕賊以
險故不設備遙乃悉移軍當賊而命都巡
檢使种友直田裕恭帥所部軍於崖下謂
曰此處崖壁可以計登且山多猿汝等
辦之信宿友直捕得生獠數千遙書曰事

濟矣乃悉以成算授友直且令各軍齊備雲梯視山上火發即以進是日友直與裕恭選所部二千餘級麻爲長炬灌以膏蠟使羣獠背負之莫夜眾銜枚繫獠挽繩梯而登及柵乃然炬縱獠賊廬舍皆茅竹爲之羣獠所歷火輒發賊奔呼撲救官軍乘隙內外相應此處山之軍也者三者山戰遂擒卜漏

之法也

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按內

水濱也或省文作內或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

迎客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按上雨水沫至欲涉

者待其定也二句原在後文地之助也下視生張賁謂當在無附水而迎客之下從之

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

此節論處水上之法也

絕水必遠水者越水處軍必遠為陳以廣

戰所而便周旋也六韜曰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

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劉備欲渡漢水攻魏魏諸將議阻水拒之郭淮曰不

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

心以狀聞曹操善之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

半濟而擊之利者遠水迎敵半渡而擊前

鋒一破後軍自潰也吳子曰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崔浩曰

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
梁撫州刺史危金諷叛屯兵象牙潭營柵
臨溪亘數十里招討應援使周本曰此易
破也遂隔溪布陳先使羸兵當敵金諷兵
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金諷兵
大潰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眾本分兵斷
其歸路擒金諷及將士五千人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者

夾流爲陳誘使敵渡臨水迎之拒而不來

也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
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
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
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吳王從之又敗
楚師晉陽處父與楚子玉夾泚水而軍
處父退舍欲假楚人渡子玉亦退舍欲使
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齊楚與漢軍夾
泚水而陳韓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

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擊殺龍且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者或敵壅水或雨暴漲流

必浮沫未可遽涉也宋寧宗時金主遣元帥鄂和副元帥時全

帥鄂和副元帥時全渡淮來侵以有備引眾還距淮二十里諸

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眾惑之留三日鄂和謂全曰今淮水淺狹

可以遠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夜大雨明日兩岸浮沫

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兵襲之全軍大敗橋壞全以輕舟視生處高者軍處上游

先濟士卒皆覆没左傳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勢險易戰也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

不吉遂決戰果勝姜維圍魏雍州刺史
王經於狄道城陳泰帥諸軍救之諸將皆
曰王經新敗賊眾大威將軍繼敗軍之後
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
覺待敵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今
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
時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執
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
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
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
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無迎
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不利遂退無迎
水流者陳避下流免為灌浸也心書曰水
逆其流曹仁攻吳蔣濟別襲羨漢仁欲
攻濡須中洲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
兵入洲中是謂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
不從而敗朱全忠擊楊行密遣龐師古

壁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居不聽行
密與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
師古以爲賊眾斬之瑾渡淮趣其中軍士
卒倉皇拒戰淮水大至龐軍駭亂師古及
將士死者萬餘此處水上之軍也者六者水戰之
法也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
水草而背眾樹此處斥澤之軍也

此節論處斥澤之法也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者鹹鹵漸如水草薄
惡不堪處軍故宜速過也吳子曰居軍下
濕水無所通霖

雨數至可灌而沉

若交軍於斤澤之中必依水草

而背眾樹者遭戰斤澤依水背樹藉資樵

汲而便掩護也

清高宗時將軍兆惠討回回舒赫德飛章入告曰賊

於上游決水灌營我師於下游溝而泄之

數萬以擊賊此處斤澤之軍也者二者澤戰之

法也

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此節論處平陸之法也

平陸處易而右背高者擇處便易右背宜

高憑倚形勝以制敵也司馬法曰凡戰背風背高者高左險

心書曰平陸之戰不宜其虛 燕王集

遣慕容恪擊魏魏主閔與燕兵十戰燕兵

皆不勝燕人憚之閔以所將多步卒而燕

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

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

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

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至前死後生者前

平地恪分軍奮擊大破之

陳卑下後依高阜居高臨下易奔擊也吳

守仙人關金兀朮以兵十萬至關下玠弟

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曰殺金平

地關遠前陳散漫須後此處平陸之軍也

阻隘然後可以必勝也

者二者陸戰之法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者能得山澤水陸之利自可所向無敵也

凡軍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此節論處軍之要道也

凡軍喜高而惡下者處高得建瓴之利居下有勢紂之形也

田肯說漢高祖曰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

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屋之上建瓴水也

貴陽而賤陰者處陽則氣舒居陰則氣

鬱也

六韜曰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

所棲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囚吳子曰陰

濕則停陽燥則起劉晔曰陽氣主生物

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憾也宋高宗今

張浚拒金兀朮浚使都統制劉錡帥五路

之兵次於富平縣錫與諸將議戰吳玠曰

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

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不養生而處實者

從為金鐵騎擊破眾皆潰養生而處實者

近水草以養生恃險固而處實也

貞山子曰因水

草為倉廩

唐高祖時將軍史萬寶鎮熊

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今

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曰請以數千
之眾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
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爲公言之即帥
眾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矢夾路乘高
刁楯伏於溪谷令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
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
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
陽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而據實地我
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
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李密
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首尾斷絕
不能相救彥師遂斬密傳首長安

軍無

百疾是謂必勝者知喜高貴陽養生處實

之理非惟必勝且可無疾也

曹操取荊州
吳士多勸孫

權迎操周瑜語孫權曰今盛寒馬無藁草
操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

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害操冒行之將邱陵軍擒操宜在今日孫權從之遂破操

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者或處邱陵或

在隄防必居其前而右背之也六韜曰必左川澤右

邱陵唐僖宗時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眾五萬寇鳳翔鄭畋謂唐弘夫曰卿速

伏兵要害我自引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

於高岡之前以待之賊以畋書生輕之鼓

行而前無復部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此兵之利地

之助也者兵之勝負地利攸關也戚繼光

州昌平保定三鎮上疏曰薊之地有三平

原廣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

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翳翳邊外之

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

邊外利步戰三者
送用乃可制勝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
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
有險阻蔣潢井按井當作并言險阻蔣潢之地并生葭葦也生葭葦
山林蘄薈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

此節論處險之方法也

絕澗者前後險峻木橫其中懸崖之形也

漢孝元帝遣王鳳送西域副賓王使者於
縣度杜欽謂鳳曰縣度不屬於漢地又歷
大痛頭小痛頭之山赤土熱身之坂令人
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死又有三池

盤山棧道陘者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
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
二千餘里乃到縣度險阻危害不可勝言
使者業已受命可至皮山而還鳳白上許

之天井者四面峻坂澗壑所歸盤谿之區

也軍讖曰地形坳下大天牢者三面環絕

易入難出窮谷之域也軍讖曰山澗迫狹

牢天羅者草木蒙密鋒鏑莫施深林之所

也軍讖曰林木隱蔽蒹葭深遠謂之天羅

鑿渠綿亘不絕名曰地網敵騎不能逞今

倣其制溝涂之界各樹土所宜木小可獲

薪果之饒大可得抗扼天陷者陂陀泥潭

之利敵雖強何施乎

漸車凝騎圯毀之地也。軍識曰澗水溢開不測淺深道路泥

澗人馬不通謂之天陷。陳貫上書曰地

有要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魯

城東距海三百里其地沮澤堯塙天隙者

所謂天隙天陷非敵所能輕入。軍識曰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夾溝之處也。地多溝

坑坎陷木石謂之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者避六險

而遠之也。吳子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吾

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者我遠而致

敵近我向而致敵背務趨敵於害也。唐神

年清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
七萬與契丹孫萬榮戰於東硤石谷契丹

引退孝傑追之行背懸崖契丹令其下曰
速回兵薄之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
挨排一落澗坑深萬丈尸與崖平匹馬
無歸沈希儀討荔浦賊謂諸將曰滑石
灘狹難行引繩乃濟雖眾可薄也蛟龍灘
闊眾行成列難圖矣吾欲奪闊而致之狹
因令伐岸竹編筏以爲繅頃刻成數百旗
插之蛟龍灘令羸卒守之以疑賊賊果疑
而趨滑石且半軍旁有險阻蔣潢井生葭
渡伏發擊破之
葦山林翳薈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
處也者山屋水盤林深箐密藏姦伏敵宜
慎覆索也虎鈴經曰長林豐草可以爲伏
也唐天寶六年封常清擊大
勃律前鋒累捷常清乘勝逐之斥候發焉
實曰虜兵羸而屢北誘我也請搜左右山

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因大破之宋德祐元年成都安撫使管萬壽守嘉定元主召汪良臣入朝命之曰成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殺此皆虛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此皆虛軍之法也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眾樹動者來也眾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采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詭

而強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其側者陳也無約

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半進半

退者誘也仗

按仗憑倚也即士卒困斂憑物而立之意坊本作備仗而立者其義

甚狹今據原本改正

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

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

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

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瓠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

諄翕翕徐言入入者失眾也屢賞者窘也數罰

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來委

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
去必謹察之

此節論相敵之法也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者近而不驚必倚

險阻勿遽攻也

心書曰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唐昭宗時淄青

節度使王師範以沂密內叛乞師於楊行密行密遣臺蒙王綰將兵助之拔密州歸於師範將攻沂州先使覘之曰城中皆偃旗息鼓綰曰此必有備而救兵近不可擊也諸將曰密已下矣沂何能為綰不能止乃伏兵林中以待之諸將攻沂州不克救兵至引退州兵乘之綰發伏擊敗之唐昭宣帝時兩浙兵圍衢州刺史陳璋

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周本將兵迎璋本至
衡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眾歸於本
兩浙兵取衢州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
動輕我也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
今至矣何為復戰彼必有待我也遂行兵
還本為之殿浙人躡之本中道設伏破之
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者遠而挑戰必
設奇伏勿遽進也心書曰人挑戰者欲
年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屯內黃劉仁恭
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
此鼠輩耳及遣守文及其妹婿單可及將
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思安使其將袁
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
陽不勝而挑之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
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其
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其

所居易者利也者舍險居易非欲誘我即

就利也

楊渥遣秦裴擊鍾匡時於江西秋七月裴至洪州軍於蓼洲諸將請

阻水立寨裴不從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眾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拔之虜匡時

眾樹動者來也者林無風而動必

斬木除道而來也

李衛公曰觀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覘樹動可

辨來寇之馳驅

唐永貞元年李師古欲

侵噬鄰境宣武節度使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節度使李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

索乃眾草多障者疑也者結草爲障欲我

疑也

六韜曰深草藪薈所以遁逃也魏文帝伐吳有渡江之志吳將徐盛建

計曰

可於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

江中

浮船以疑之文帝至廣陵望圍愕然

便引

鳥起者伏也者鳥飛陡起或旋其上

非敵設伏即宿食也

曾銑有膽略長於用兵歲除夜猝命諸將

出時塞上無警諸將方置酒不欲行賂鈴

卒求援於銑銑斬鈴卒以徇諸將不得

已丙夜披甲行果遇寇擊敗之翌日入賀

畢前請故銑笑曰吾見鳥鵲非時噪故知

之耳皆

獸駭者覆也者深林僻壤伏獸奔

大服

駭必有掩覆搜可獲也

唐太宗伐高麗諸

將急攻安市上聞

城中雞彘聲謂李世勣曰圍城日久城中
煙火日微今雞彘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
襲我宜嚴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
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
級塵高而銳者車來也者車重馬疾行須

魚貫故塵高而銳也

虎鈐經曰塵高濃厚洋洋而起者騎兵來

也唐高宗時突厥阿史那伏念與阿史
德溫傅連兵為寇裴行儉至代州之陘口
掩取之伏念乃北走細沙行儉又使劉敬
等追躡之伏念狼狽不能整眾遂執溫傅
從間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塵埃漲天而
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溫傅
來降之騎耳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
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選
伏念果帥酋長縛卑而廣者徒來也者徒
溫傅詣軍門請罪

步緩散行可並列故塵卑而廣也北齊書曰斛律

金望塵識馬步多少散而條達者樵采也

輿地知軍度遠近者樵采分馳故塵散而成縱橫之勢也

經曰兵少而塵散亂者部伍不肅也宋

理宗時劉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

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饋

之求置樵場於襄樊城外從之使至鄂請

於文德文德許之蒙古遂築土圍於鹿門

山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

北之援或謂文德弟文煥曰襄樊城外時

見塵埃散漫文煥使人謂之乃蒙古時出

兵哨掠樵採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呂

文德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徒自咎而已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者宿營遺哨故塵少

而現往來之形也

北魏主伐柔然至鹿渾谷遇救連可汗太子晃

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尙書令劉絜固諫以爲賊營中塵盛其眾必多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至上下惶駭引眾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恨之自辭卑而益備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

者進也

者來使辭卑益修戰備欲驕我而

後攻也

涼王呂光遣弟延伐西秦王乞伏

犇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畧過人安肯望風自潰前破王廣

楊定皆羸師以誘之也今告者視高色動
殆必有姦宜整陳而進使步騎相屬俟諸
軍畢集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延不從進與
乾歸遇遂戰死房崇吉守升城魏遣大
將軍慕容白曜克之沈文秀守東陽遣使
迎降於魏請兵接接白曜欲遣兵赴之左
司馬麟範曰文秀家室墳墓皆在江南擁
兵數萬城固甲堅疆則拒戰屈則遁去我
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
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諾煩而
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辭詭而強進
從也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辭詭而強進
驅者退也者來使辭詭軍又強進欲陽脅
而陰退也左傳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
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輕車先出其側者陳
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也者馳車先出知欲戰也

左傳晉楚戰於邲晉人懼趙旃

魏錡之怒楚師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

晉軍也遂出陳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者無故乞和

必挾詐也

唐貞元時吐蕃請盟璋城奏曰吐蕃無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

恐不實上不納吐蕃果表甲劫盟璋遣使與元察罕特穆爾通好謂左右曰

察罕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博囉兵爭不

解屢格君命此豈忠臣之爲乎又聞其好

名如田豐爲人傾側察罕待如心腹則聞

於人不可測度察罕豈知此乎吾今使走而陳兵車者期也者退而復陳有所待

也。司馬法曰：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唐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斂軍北道，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憇以待，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南逢壁。度憇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半進半退者，誘也。者，陽亂詐怯，誘我進也。唐太宗德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

唐軍遣三百騎涉泗水距唐營一里許遣使約戰太宗遣王君廓將長槩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太宗曰可擊矣建德敗走畢再遇嘗引金人與戰今日諸君宜且前且卻勿遽進也至於數四再遇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復前搏戰佯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死者不可勝計仗而立者饑也者憑物而立餒之形也王浚遣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攻石勒於襄國勒眾甚懼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强悍而未狂尤甚其銳卒皆在末狂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眾遠來戰關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

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未狂
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未狂敗
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既
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
皆釋械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
擊之擒末狂與盟而釋之段氏引歸王昌
不能獨留亦引兵去北漢主爲後周帝
敗於高平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筋力
傳曰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
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
稍息汲而先飲者渴也者未汲先飲渴之
徵也曹操討張繡途次士卒思飲無水可
爾朱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賊帥王慶
雲出戰敗之趣守西城城中無水眾渴乏
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諭慶雲饒早降曰
若今夜未決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少緩

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
謂曰知須水今相為小退任取澗水飲之
賊眾悅天光密使於各要路多布木槍又
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其夜慶雲果馳馬突
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李
世民討竇建德於汜水世民使召河北馬
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
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遂巡欲退世民曰
敵已困餒其氣衰矣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擊破之見利而不進者
勞也者可進不進知其勞也

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

三萬攻吳常州徐溫拒戰於無錫乘風縱
火吳越兵亂遂大敗傳瓘遁去至山南復
敗之徐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
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
善然吾罷困且求息兵鳥集者虛也者敵
無暇如汝言也遂還

壘有鳥知空虛也六韜曰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氣氣必

知敵詐而為偶人也左傳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

人對壘見金兵至者日眾乃曰此不可與

爭鋒也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縛羊置

前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夜

營相持數日乃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呼者恐也者嚙語虛驚軍心怯也尉繚子曰眾夜

呼者驚也心書曰三軍數驚必敗之徵也

也孫權帥十萬眾攻新城將軍滿寵欲

帥諸軍救之田豫曰賊悉眾大舉非圖投

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

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眾

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

計必不攻城執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

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晝也

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後吳復來
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曰賊復來
豫卧不起令眾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至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也先寇大同參將
吳浩戰死於貓兒莊羽書踵至太監王振
挾帝親征羣臣伏爭不得大同守將西寧
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石亨等與也先
戰於陽和太監郭敬監軍諸將悉爲所制
失律軍盡覆瑛冕死敬伏草中免亨奔還
車駕次大同連日風雨甚又軍中常夜驚
人恟懼郭敬密言於振曰速旋師不然危
矣車駕還次土木城也先追及官軍大潰
王振等死之

軍擾者將不重也者軍中囂

帝遂蒙塵

雜將無威也

吳子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

三軍數驚敵如此擊之勿疑

左傳晉楚戰於鄢陵卻至謂欒書曰楚
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

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旌
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關心旌

旗動者亂也者旌旗亂動軍失紀也吳子曰旌

旗亂動可擊左傳曹劌對魯莊公曰視

其轍亂望其旌靡故逐之後漢潭朗兩

軍戰於潭州朗軍指揮使何敬真陳於楊

柳橋望潭軍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眾已

懼擊之易破也吏怒者倦也者軍吏忿怒士眾罷

也諸葛誕拒司馬昭於壽春昭自將兵圍

之誕質子於吳稱臣請救吳大將軍孫

綝兵屯鑊里遣朱異帥丁奉等前解壽春

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昭使石

苞州泰擊破之又使胡烈以奇兵五千襲

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

孫綝使異更戰異曰士卒乏食且罷不

宜再戰綝怒斬異於鑊里引兵還建業

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者餽餉不繼羅掘

濟饑也

武經總要齋糧篇曰馬一匹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驢一頭食之三十

人可一日牛一頭食之五十人可一日

劉子羽聞有金兵將至乃預令其下曰連徒梁洋之粟以困之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以食子羽與吳玠腹背擊之乃奔

懸瓠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者嚴裝棄瓠決

死求生也

司馬法曰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桓温攻蜀議者欲分爲

兩軍異道并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眾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齋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温從之漢主李勢遂

敗降諄諄翁翁徐言入入者失眾也者温語

拊循安慰眾心也左傳楚師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

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唐僕

射馬燧討田悅悅軍大敗溺洹水死者不

可勝紀悅遁至南郭嬰城拒守士卒不滿

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悅憂懼乃持佩

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

不肖喪敗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此悅

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

刀斷悅首持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

爲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

前抱持悅曰尙書舉兵循義非私已也一

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願奉尙書一戰不

勝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

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

各斷髮約爲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

有以賞士卒數賞者窘也者勢窘情渙頻
眾心始定

賞市恩也

唐德宗建中二年田悅叛攻臨
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

竭士卒多死傷人心恟懼守將張仞飾其
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戰甚苦仞家
無他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眾皆
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卒待援至城難
全數罰者困也者眾困氣餒屢罰立威也

吳漢討公孫述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使
輕騎燒城都市橋述將帥恐懼日夜叛離
述今日叛者誅其家屬然終不能禁述不
得已自將萬人攻漢漢護軍高午刺述洞
胸遂滅蜀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者

既不惜眾畏尤失馭也

王猛攻晉陽進兵
潞州與燕太傅慕容

容評相持猛遣將軍徐成規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眾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効戰以贖之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詔受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者質

非親厚希圖緩兵也

提督羅思舉攻八

提督趙金龍賊詐降以

緩攻欲乘間竄入山思舉曰賊不繳器械縛首逆詐也攻益力殲

亂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

察之者盛怒出陳又復遲徊必有譎謀宜

嚴備之也。尉繚子曰：息當以備之。石勒將攻建業，琅邪王睿討之，會大雨三日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張賓曰：鄴有三臺之固，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朔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也。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遂大舉全軍而退。此皆相敵之法也。

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此節論輕敵之害也。

兵不貴多貴能齊力司馬法曰三軍一人

曰吾欲伐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信曰

不過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將軍老矣李將軍勇壯

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兵二十萬

南伐荆翦因謝病歸李信攻荆為荆所敗

始皇聞之大怒馳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

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

西將軍遂病獨忍棄寡人耶翦曰大王必

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

惟聽將軍計耳翦遂大破荆軍殺其將項

燕虜荆王平將不在勇在能料敵心書曰

荆地為郡縣將不在勇在能料敵古之善

戰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魏鎮東將

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矯太后詔起兵

於壽春以討司馬師師令諸軍深壁高壘

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心
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
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乘
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鬪速戰更合其志
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
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
之術也儉果以無謀浪戰必爲人取雖多
援絕內叛而死黃石公曰患在不預定謀
奚益也曰輕則不整心書曰無備雖眾
不可恃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
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拒鞅遺卬書曰
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
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
魏之民卬以爲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
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大破之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

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

此節論恩威並重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者恩信未洽驟齊以刑則怨而不爲用也

管子曰驟令不行民心乃外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晉大都督麴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安定太守焦嵩等皆領征鎮杖節加

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闖中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於是渭北諸城相次皆潰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者恩賞

雖施威令未立則驕而不可用也尙書曰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唐貞元十二

年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上以東都留守

董晉代之萬榮薨都虞候鄧惟恭遂權軍

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或言於

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既入仍委惟恭

以軍政初宣武軍劉玄佐遇之厚李萬榮

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禁乃置腹

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

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示無所

猜間惟恭謀作亂事覺晉捕斬其黨械惟

恭送京師由是軍中得安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

必取者恩結於先使知親上死國之義威

齊於後俾有懷刑知恥之心畏愛相縈以

戰則克也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

將恩惠使然也唐德宗時宣武軍思劉

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使韓弘為留

後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

然宣武軍自劉玄佐後凡五作亂士卒益

驕縱輕其主帥韓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主

名有郎將劉鏐常為倡者弘陳兵牙門召

鏐及其黨三百人數之曰爾等數預於亂

自以為功遂悉斬之自是十餘年令素行

士卒無一人敢譴呼於城郭者

以教其民則民服者恩威素立教戰則服

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眾卒有當代

願留一戰遂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

服者恩威未孚難卒爲用也黃石公曰一

失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於坵城據請

救於劉琨琨新得拓拔猗盧之眾欲因其

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

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

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閉
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
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令素行者與眾相
從悉發其眾遂大敗
得也者教令有素眾自信服也傅子曰蠅
至誠開信

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齟
然而廻意叔苴子曰自附其民而後民
附之石勒令孔萇等攻賊帥馬嚴馮賸
久而不克遼西流民迭相招引民不安業
勦問計於濮陽侯張賓賓曰嚴賸本非公
之深仇流民皆有戀本之意今班師振旅
選良牧守使招懷之則幽冀之寇可不日
而清遼西流民將相帥而至矣勒乃召萇
等歸以武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兼高陽
太守馬嚴士卒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
嚴懼而出走赴水
死馮賸帥其眾降

孫子釋證卷九終

孫子釋證

解梁劉文犀

地形篇第十

此篇論地機之微妙也

行軍之道在處軍相敵戰爭之要在因地
用形蓋兵機貴者在勢地機貴者在形勢
得形則愈張形得勢則愈利所謂地者兵
助兵者術助術者又將之助也故將能用
地形則得其利不能則反受其害也如處

通挂支隘險遠種種地形當思如何得利
如何去害如何能致敵於害然後於地機
可言知其妙用矣但知地機乃屬將才必
得軍心始爲將本若恃才失本鮮不債事
者故全篇於地形將才軍心三者之關繫
發揮盡致而歸宿於一知字以將不知此
終不免於六敗也孫子垂教之意蓋深切
矣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

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
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
挂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
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令敵半出
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
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
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
勿從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

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此節論利用地形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

陽利糧道以戰則利者平原廣野之地宜

先據高陽利糧通阨以佚制勞也虎鈐經曰欲謀

攻敵先謀通糧鄺生謂沛公曰足下起

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

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

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

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

足下引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鄺生行沛

公引兵隨之可以往難以返曰挂挂形者

遂下陳留

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

以返不利者後險前夷之地宜乘隙取之

若攻有備敗則難返也吳子曰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

孫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誘魏揚州牧曹休

魴齎牋與休言被遣懼誅欲以郡降北求

兵應接休間之帥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

吳以陸遜爲大都督以擊休魏前將軍滿

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

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挂地也寵

表未報休爲遜敗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
敵半出而擊之利者高隘相望之地宜引

敵半出誘而擊之獲利可必也六韜曰索便詐敵而
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李衛公曰彼此不
利之地引而陽去待其半出而擊之晉
將周德威守幽州契丹圍且二百日城中
危困晉王李存勗遣李嗣源閻寶李存審
救之存審曰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
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由山中潛
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彼
此俱險拒之甚易遂自易州北行踰大房
嶺循澗而東嗣源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
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晉兵翼而
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
契丹輒邀之嗣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嗣
源因躍馬奮槌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各
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山入幽州圍解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

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者夾溝通谷

之地宜先盈隘口以實制虛若敵先據齊

口勿攻不齊則從也

武經總要曰齊口之術非惟用之於隘有

如平陂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利中有一

徑者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唐

肅宗令哥舒翰討安祿山翰出潼關遇崔

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

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官軍與乾祐

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浮舟中

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曰進王

思禮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

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高阜望之鳴

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

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

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

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須臾伏
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眾道隘
士卒如束槍槩不能用翰自爲前驅欲以
衝賊乾祐以草數十車塞隘道中縱火焚
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乾
祐遣同羅將精騎自南山出官軍之後擊
之官軍首尾駭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
亂於是大敗

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者

山峻道狹之地宜先登高顯以待敵來若

其已據慎勿從攻更以計取也孫權使武

賀齊計丹陽黥賊黥賊陳僕祖山等二
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不可得攻軍住
經月賀齊曰非謀莫拔也遂陰募輕捷士
於隱險處夜以鐵杙抓山潛上懸布以援

下人得上者百餘人今分布四面鳴鼓角
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運依眾大軍因是
得上遂破之曹爽與夏侯玄伐蜀漢中
諸將皆恐王平曰今宜先遣護軍劉敏據
與欽此上計也爽距興勢不得進司馬懿
與夏侯玄書曰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
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若
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
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李光弼討史
思明於洛陽陳於邙山令諸將依險而陳
僕固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
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
不可忽也命移於險遠形者欽均難以挑
懷恩復止之遂見敗

戰戰而不利者山水迂曲之地宜誘敵來

攻順勢利取以此形勢彼我相埒難以挑

戰也叔苴子曰地有百里而不隔者徑也
興元年吳玠屯和尙原以拒金兀朮或謂
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
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金
將額勒濟格自階成出散關先至陳北山
挑戰玠命堅陳待之金人下山凡此六者
欲攻玠壘玠縱兵奮擊大破之
地之形勢違形戾勢無有不害依形順勢
未有不利用之方惟視乎將不可不察
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
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

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
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
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此節論將過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
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者六敗之由皆人謀不臧也

左傳楚子玉
城濮之敗大

夫榮季謂大心與子西曰非神敗令尹令
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明宏治十年倪
岳論西北用兵之害曰近歲寇爲邊患蓋
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爲屯牧故賊頻
據彼地擁眾入掠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
苟或遇敵輒至挫衄既莫敢折其前鋒又
不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致
兵鋒不靖邊患靡寧命將徂征四年三舉
絕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折圭
擔爵優游朝行輦帛與金充私室且軍
旅一動輒報捷音賜子濫施官秩輕授甚
至妄殺平民謬稱首級敵未敗北輒以奔
遁爲辭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權門廝
養而什伍之卒轉饟之民則委骨荒城膏
血野草天怒人怨禍夫勢均以一擊十日
機日深非細故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日
走者形同勢埒以少舍眾必至敗走也乾唐

符元年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渡河防
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
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
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
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襲破諸城柵夾攻
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
景復設三伏以待之令其下曰蠻過三分
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遂大敗殺二千餘
人追至大渡河而還復修完城柵而守之
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
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渡河與景復
戰連日西川援軍不至而蠻眾日益景復
兵少不能支遂潰 卒强吏弱曰弛者兵悍將懦不

能節制威令廢弛也

左傳曰帥師不威將
焉用之 後魏遣邢

巒入寇梁臨川王蕭宏以帝弟將兵器械
精新軍容甚盛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

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
邢巒引兵度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
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馬仙琕曰王安得
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
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髮盡磔曰豈
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
得見聖主乎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
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諸將欲進宏固
執不聽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
懷憤怒會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宏與數
騎逃去將士求**吏强卒弱**曰陷者將吏勇
宏不得皆散歸**管**子曰士不用
悍士乏訓練自取陷沒也命者以其將子
人也項梁大破秦軍於定陶再破於雍
丘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
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
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

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
曰臣論武信必敗公徐行則免死疾行則
及禍二世悉起兵擊楚大吏怒而不服遇
軍大破於定陶項梁死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者偏裨凌

上勇弗受制將莫鈐束而聽自戰必崩之

道也

唐太宗時吐蕃眾十萬寇涇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

拒之戰於宜祿瑊登黃萇原望虜曰宜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温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爲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將弱不
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者

將懦寡威教育無方吏卒未習器列不整

自亂之軍也素書曰病莫病於無常遣王渾伐吳吳使丞相張悝

丹陽太守沈瑩等帥眾三萬渡江逆戰至

牛渚沈瑩曰晉練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

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

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眾力以待

其來悝不從渡江與晉戰兵敗悝死於葦

歡與魏宇文泰相拒於渭曲泰偃戈於葦

中約聞鼓聲即起高歡欲暫止勿進歡將

彭樂威氣請鬪曰我眾賊寡百人擒一何

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

擊之無復行列吳璘選將多以功有告以

遂大破歡軍日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
薦材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
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將不能料敵以
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者既昧

料敵復無選鋒以少當眾驅弱擊強無不

奔北也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眾不強

堅強盛玄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侃

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饒猛應募玄

以牢之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曰北

府兵敵人畏之明景帝以于謙為兵部

尚書謙上書曰京軍三大營各為教令臨

期調撥各不相習請於諸營選勝兵十萬

分十營團練京軍之制為之一變英宗復

辟謙死團營罷憲宗立復之名其軍曰選

鋒

凡此六事居一則敗為將帥者不可不

慎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此節論將責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者兵勢地形相助爲

用也趙卿上邊防修守事宜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乘障資人力之謂也山川之險險與彼共垣墉之險險爲我專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

以有垣塹可憑也修邊之役料敵制勝計必當再舉上嘉之悉爲報許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

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者料敵計地上

將之責知之則勝昧之則敗也李德裕爲

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

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

夷無所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

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

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

以石壘之德裕上言曰通蠻細路至多不

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慮但黎以來得

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

動矣劉曜兵攻洛陽石勒將親救之其

長史程遐等以爲不可諫勒勒大怒按劍

叱遐出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勁敵乘高
候之勢圍攻洛陽庸人之情謂其鋒不可
當然躍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
老卒殆於我得銳擊之可一戰而擒程遐
不欲我行卿謂何如光曰劉曜乘高候之
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
爲也縣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鑿旂親駕
必望風奔走矣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內
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等各統見眾會
榮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石遂督中軍
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顧謂徐光曰曜
盛兵成臯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
陽成擒也諸軍集於成臯曜無守軍勒大
悅乃捲甲銜枚出於鞏訾之間曜陳兵十
餘萬於城西勒入自宜陽升故太極殿前
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
勒石聰等各歛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
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身擐甲胄出自

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
於陳擒曜以徇軍前
故戰道必勝主曰

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

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

利合於主國之寶也者軍旅之事便宜在

將苟利於國違恤其他也六韜曰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

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

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荀子曰

馬法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荀子曰

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

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

可使欺百姓夫是謂之三至魏使曹彰

討烏丸彰逐北至於桑乾去代二百餘里

孫子釋證

地形篇

十一

卷十

令輕敵彰曰帥師而行惟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遂大破之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此節論治心之法也

撫士如嬰兒則可與履危待兵如子弟則可與共死也荀子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漢高祖令軍中曰軍士不幸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遂歸心焉

王濬為巴郡太守吳郡兵士苦役生男
 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役課其產
 育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伐吳先
 在巴郡之所活者皆堪徭役其父母戒之
 曰王府君生尔尔然恩不可偏陰符經曰
 必勉之勿愛死也害生於恩
 文子曰恩推即懦懦則不威唐至德
 二年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
 肅宗以其善用礮赦免死以白衣於陝郡
 効力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上表曰夫
 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
 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上下其事令百官
 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曰夫國以法
 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
 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厚必有以勞
 豈非無法邪上不從竟捨之厚必有以勞
 朱元璋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勝者
 賞銀勇者勞之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

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若弓馬不素
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故使汝等時時
練愛必有以教之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
之愛必有以教之謂棄之司馬法曰士
不先教不可用也宋咸淳十一年帝諭
輔臣曰邊事未息武備當嚴五兵所先莫
如弧矢昔種世衡守青澗日教亂必有以
習射羌人畏之其法可以推行亂必有以
刑之左傳曰政寬民慢則糾之以猛唐
度使白孝德患之以郭子儀故不敢言涇
州刺史段秀實自請補都虞侯孝德從之
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
刺酒翁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槊上植
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秀實曰
無傷也請往解之晞出秀實責以大義晞
再拜曰謹受教叱左右否則玩恃而驕不
皆解甲散還火伍中

可復用也。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

文子曰：愛推即縱，縱而不令。

金爲蒙古所敗，金主如蔡州，得精兵萬

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帥十餘人

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肆罵詈。尙

書完顏仲德縛德杖之，金主諭仲德曰：此

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之？仲德曰：此

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

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

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之中。蓋小人

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矣。以見治兵之道

軍士聞之無復敢犯法者。

先之以教，恩威其次。若教育未施，倒置恩

威，鮮有不敢者矣。李衛公曰：威加於前，愛

傅子曰：教行則士有仗節存義死而不顧

者。左傳：晉文公反國而教其民，二年欲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於是出定襄王將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於是乎伐原以示
之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於是
大蒐以示之禮果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
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
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
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
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地知天
勝乃可全

此節論天地人事之相關也

爲將者或知己不知彼或知彼不知己書

曰料敵不自料將之弊也公孫瓚屢違劉虞節

明君能量彼量我公孫瓚屢違劉虞節

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虞恐其終爲

亂乃帥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瓚部曲

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

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救不聽焚燒戒軍士

曰勿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

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

虞眾大潰虞或知彼己而昧地形其所知

者半其所勝者亦半也劉裕伐南燕南燕

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宜據大峴之

險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

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救段暉帥

兗州之眾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

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
焚蕩芟除禾苗使敵求戰不得僑軍無食
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兵入峴
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
天道推之不戰自克主客勢殊以人事言
之彼遠來罷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
擁庶富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
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敵入峴以精
騎蹂之何憂不克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
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劉裕過
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
右問故裕曰兵已過險虜入吾掌中矣遂
滅南
燕故必了然於人事天時地利始計無
遺策勝可萬全也
六韜曰敵人新集可擊
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
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
奔走可擊不戒可擊
擊罷勞可擊將離士卒
可擊涉長路可擊

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
可擊心怖可擊為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
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
耀兵漢沔席捲渡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
移郭內居人保守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
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
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
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謹曰蕭氏保
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多故未遑外畧又
以我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
無謀民多戀邑所以用其下策謹至繹果
面縛而降殺之隋仁壽元年長孫晟守
大利城表奏曰臣登城望見磧北有赤氣
長百餘里皆如兩足下垂彼地謹驗兵書
此名洒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
此輩宜在今日遂北伐達頭破之

孫子釋證卷十終